

自古以来，人们都盼望有一个祥和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的人际关系。人们的这一愿望，从一些咏颂春节的诗词中也可以反映出来。

在封建社会，人与人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界限，平时的官民关系、上下关系、老幼关系等，都难有和谐可言。可是一到春节，这种紧张的社会关系便有所松动，出现暂时、有限的和谐局面。敏感的诗人也常从不同角度来称颂这种可贵的和谐。

北宋诗人孔平仲在《上元作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春来雾雨久不收，上元三日月如秋。倾城娱乐竟沽酒，旧岁丰登仍足油……太守凭高列歌吹，游人哄笑欢俳优……侍觴行食皆官妓，目眴不言语成偷。短长赤白皆英校，但取一笑余何求……归来犹如打五鼓，春寒惨惨吹驼裘。群儿嬉戏尚未寝，更看紫姑花满头。”这首诗写的是一郡之长的太守在元宵之夜与民共度佳节的情景。一向严厉的太守在此良宵破例允许他的部属与百姓一起放荡狂欢，甚至对他们的越轨行为也不予计较。他本人也游乐了一宿，天亮前又和民众一起去迎紫姑神……官民同乐的气氛，在诗中得到很好的体现。

在家庭关系上，封建社会一向是长者为尊，儿孙辈是不能跟长者平起平坐的。可是在年节团圆中，却可打破这一戒律，老少和谐相处。宋代诗人郑望之在《除夕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可是今年老也无？儿孙次第饮屠苏。一门骨肉知多少？日出高时到老夫。”这首诗写的是除夕喝屠苏酒的情景。在一个数世同堂的大家庭里，大家欢聚在一起，儿孙们无拘无束，一个接一个地畅饮着屠苏酒，等轮到这位长者喝酒时，元日的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！这种反常之举，正体现了节日中长幼之间的和谐。

不但人与人的关系是这样，人与“神”的关系，年节时也得到改善。“神”一向是威严无比、高高在上的，人们只能顶礼膜拜，而难以与之亲近。但在新春佳节，人们却可以亲亲热热地跟他套近乎。请看范成大的《祭灶词》：“古传腊月二十四，灶君朝天欲言事。云车风马小留连，家中杯盘丰典祀。猪头烂熟双鱼鲜，豆沙甘松粉饵团。男儿酌献女儿避，酹酒烧钱灶君喜。婢子斗争君莫闻，猫犬触秽君莫嗔。送君醉饱登天门，杓长杓短勿复云，乞取利市归来分！”这首诗详细记载了过去祭灶的习俗。在一年一度的灶王爷升天汇报工作之前，人们设宴款待他，给他送钱，让他到玉皇大帝那里多说好话，多带“利市”回来……在这里，“神”已经人化。他通情达理，人情味十足，能认真听取人们的意见，为人们隐恶扬善，多办好事……从这首诗中，我们也能感受到人、“神”和谐相处的美好境界。

尽管自古以来人们都盼望和谐，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，这种愿望是难以实现的。只有在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的今天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才有可能，人们祖祖辈辈盼望的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实现。

“家教、家孝、家文化”——百姓故事

投稿邮箱:qlwbja@163.com

【传统大家谈】

渐淡的年味

□于艾香

年味淡了。仿佛每个人都在感受着这“淡”下来的年味,不仅是因为“年”一天一天地过去,而且因为就算正在“过年”,这年味也淡得多。这“淡”在什么地方?人们与过去一样,也在放鞭炮,也在放烟花,也在吃饺子,也在舞狮子,也在穿新衣服,过去在外表上能看得到的,现在也照样看得到。可为什么总感觉“年味”淡了?

深想,几十年前的过去,我们“过年”,总是感觉那味道浓浓的,那又“浓”在什么地方?过去的“年”,每个孩子可能只能分得到几块糖,而现在各种各样的糖,管你吃,爱吃多少有多少;过去的“年”,鞭炮的种类少得很,而现在那各种各样的鞭炮令人眼花缭乱;过去的“年”,新衣服档次低得多,而现在与那时相较,新衣服都是很上“档次”的;过去的“年”——不用多说,一句话,从表现上看,过去的“年”样样都不如现在的“年”过得阔绰。然而,现在的“年”味道却总觉“淡”得多。为什么?细思

量,这“浓”与“淡”,从深层次上说,体现的是文化上的变迁。

过去,我们过年时,从腊月就开始忙碌,蒸各种各样的面食,什么“元宝”之类五花八门的面食,展现了过年时的食文化;老人们讲的各种各样的除夕故事,表现了中国过年时的一些禁忌,特别是除夕夜里,不让小孩子们吵闹,甚至说话都要小声点儿,因为外面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正在听各家各户都说些什么。这有多吓人呀。小孩子们就噤声不言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的感觉。过年带上了一种神圣的意味。的确,就连大人们在除夕夜,心理上都变得严肃起来。所谓的年味浓,最重要的是浓在这文化上。这样的过年,在世俗生活中平添了一种超越世俗的味道。这就是浓浓的年味。这年味,是深层次上的文化之年,其味道当然与现在不同。我们看看现在过年,很多人除夕夜是在外面旅行的,也有人是坐在火车上的,人们早就失去了过去的那种

【百家之言】

年文化怎只剩“满清遗物”

大年初三,听说圆明园有新春庙会,于是拖家带口,兴致勃勃去观赏。但是,到了庙会舞台,放眼望去,黄袍马褂,旗袍蹄袖,顶戴花翎,全是满清“遗物”。即便是“抬轿子”的游戏,轿夫也拖着一根长辫。据报,北京的其他“新春庙会”也大同小异,满清皇帝祭天祭地,辫子马褂满场飞舞。每当新春游园,总不免生出类似感叹,京城的文化展示,展不出千年古城的文化底蕴,也看不到华夏文明的正溯。一个历史上饱受外族奴役的民族,如果失去了民族自尊与文化自省,那么休说“复兴”,即便“复古”,恐怕也只能复到“地宫”中最暗的那一层。

——程万军(中国精英网总编辑,《赤子》杂志社副社长)

无奈的春联

以前过年,村中总是要请有知识的人帮写春联。自从我上大学起,就开始给老乡们写春联,因为我是大学生,是他们心目中最有文化的人。现在我们老家不但出了许多大学生,而且还出了几个硕士和博士,他们也经常回家过年,但大家已经不再请他们写对联了,当然也包括我在内。大家的对联都是花钱从街上买来,年三十直接贴上就完事,谁也不再评论,俨然已经成了程序和象征。

——万里独行(知名博主)

【品味新民俗】

“新民俗”里看春晚

□马永

冯骥才说:春晚这事儿,经历了两代人那么长时间的传承,已经形成“新民俗”。两代人的时间……换句话说:我们,至少是我,已经在新民俗的形成过程中慢慢变老。

说变老了,可以从看春晚这事中找到证据:初一开始,CCTV把春晚重播了再重播,仍然无法让我把网上看到的吐槽与记忆中的节目准确对上号,因为我根本没有清晰地记住任何一个节目。证据二是:如今看春晚,我好像都没有笑过,我都老得不会笑了!而且还一边看重播一边抑制不住地“怀旧”,这不是老了的什么?

在整个春晚进程中,我只记得老婆双手持机,不断地摇红包;还有或振奋或煽情,精当到标点的主持词;教给我们怎样欣赏春晚:这些小品非常可乐,分别是正能量、情感以及反腐的题材……那些歌舞非常感人,还有,……已经被看出破绽的魔术非常神奇……

怀旧,让既往的春晚记忆回到眼前,是克服为变老而伤感的有效手段:贾玲的小品看似不可乐,但还是很好地完成了“垫戏”的任务,以前的春晚,也有垫戏,也有抄表,那些节目过目即可忘却,根本无所谓;年轻的相声演员连续几年都在用自黑的办法“讽刺”着社会边边角角的不良现象;潘长江继续在拿自己的身高说事,蔡明也已经毒舌了好几年;嫁闺女总是伤心的,即使女婿看上去不错,曾经的蔡明以及今年的冯巩,心情都是这样,只是今年冯巩家来的好像精神或者智力有点残障:我们不知道那个胖子收货员为什么老是哭,也

不知道为什么女儿昨天还曾帮父亲收起小棉袄,今天竟然刚刚发现父亲家换了个很无聊的防盗门;于魁智今年唱京戏的搭档,明显不如当年那个孔子学院的洋人唱得好;晚到舞台上,正是好人郭冬临的春晚常态,也很难责怪刘涛的表演乏善可陈,好几年前,周涛已经用一个雷同的小品抢光了刘涛的戏分……

早几天前,舆论就已经在引导:春晚之后的吐槽,其实是对春晚的喜爱,越吐槽越喜爱……这样具有“哲理”的判断,实在令人振奋。又据网上说,今年的春晚,收视率跌破了去年的纪录,一年更比一年低;……越低越喜爱?谁去问问在春晚做广告的商家们,不是这样?

那么,我作为已经鉴赏了好多春晚的一个“人民”,简单做一点文艺批评吧。文艺批评工作者都在说:文艺批评难!就算是只评不批,也难!因为光说好话不行,不说好话就得罪人!有办法!就评已经铁定退下去的本山先生,不是很好吗?他多有代表性呀!而且,我真诚中肯的评论绝对不会得罪他。

1990年《相亲》,本年初登春晚舞台,到2011年《同桌的你》,所有春晚作品中,赵本山最高大上的身份,是《心病》里已经退下来的村长赵大宝,还有在《老牛提干》里当了几分钟经理,都是小人物。这些作品,也没有一个是重大题材。

赵本山早期作品,几乎完全靠语言的风趣把观众逗笑取胜。《相亲》、《小九乐乐》、《我想有个家》、《老拜年》等,都是这样。

“年味”——不敢大声说话,感觉窗外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在听人们说话,口中说的是什么话,都得非常慎重。那样的禁忌,给人一种别样的感觉,与俗世生活不同的感觉,或许那就是神圣的感觉。这就是年味,是世俗的,又超越世俗的。现在过年,就是一个假日,出去旅行,或探亲访友,或者一种别样的游玩,出花的聚会。于是,就再也找不到过去那种浓浓的年味了。

这是文化的变迁。科学使人们了解了很多东西,也使人们骄傲起来,轻率地就否定了过去的种种禁忌,什么都不怕,什么都不在乎。没有哪一天是人们噤声不语的时候,没有哪一刻是人们害怕的时刻,也没有哪个节日是人们深感神圣的节日。所以,年味淡了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可是,永远在娱乐,时时在娱乐,年年都娱乐,是不是就是人们心灵深处所愿意的呢?恐怕不见得。否则,许多人为什么会怀念那浓浓的年味呢?



后来,赵本山注意在保持语言风趣逗笑的同时,加入更多情感元素和反映社会情态的内容,特别注意巧妙的构思,还有正能量的表达。这是从《牛大叔提干》开始的,《三鞭子》、《红高粱模特队》、《拜年》、《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》,还有后来的《送水工》,一年比一年好,人民看了,精神愉悦,神清气爽,赵本山就被人民推上了小品王的地位。

更后来,本山作品不断加强讽刺的含量,更加拼命逗笑。但也正在此时,问题来了。

问题主要有三:一是作品缺少创新。《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》之后,白云黑土老两口又几次上春晚:《卖拐》之后,《卖车》、《功夫》又卖了好几年。

其二,幽默者,自嘲也。本山后来总是想幽默别人一默,再不拿自己开玩笑笑了,总想拿别人开涮,那肯定不好使。你涮别人,别人就涮你,人民鉴赏之后,赞的少,批的多,其他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。

其三,赵本山的创作团队散了班,高水平搭档渐次离他而去,何庆魁、高秀敏、范伟,宋丹丹,都不陪他玩了。赵本山要靠徒弟了,小沈阳用尽浑身解数,撑了一年之后,赵氏小品集团集体才尽,自此没落。《甲方乙方》里葛优说:下来容易,再想上去就难了!

你看,稍微想一想,简单一分析,就能发现一些规律性的问题。作品符合人民的口味,有积极的社会意义,这个作品就会好;不注重创作,临近春节,几个人凑在一起攒节目,作品肯定经不起推敲。本山先生用自己的万劫不复给我们积累的经验,值得总结,值得记取。